

留俄歸國北伐行(二)

劉 舫 西

淮河流域民間殘破

連日行軍，晚上都是露宿，某晚在一無人居之破房子住宿，雖聊蔽風雨，各人亦覺舒適。

我軍於昨夜攻克棗莊，奉命於明早六時向棗莊前進。年來山東苦旱，樹木均呈焦黃，樹葉盡脫。路上塵土飛揚，行軍時泥塵沾滿面，欲得水洗滌，亦感困難。蓋鄉間溪澗盡涸也。我們所帶來之中央小票(銀紙)均能通用。商民見我軍紀律良好，認為從未見過這樣優良隊伍，極表歡迎。

郭里集距棗莊約八里路，此地有中興煤礦公司，有火車通臨城等地。聞附近土匪很多，鄉民時遭劫掠云。居民約有一、二萬戶。有小學、醫院各一所。我們即借宿醫院，院為一新式洋房建築，頗宏偉，有自來水及電燈之設備，為行軍以來所僅見較具規模之市鎮，有東洋車，有澡堂，下午二時在中興小學校門前操場召開軍民聯歡會，到會參加者有中興小學師生及十二師、二十六師兩政訓處工作人員，民衆約到有四五百人，由余主持開會。各師政訓處及民衆代表均有演說，頗多闡釋國民革命之意義，及揭發北方軍閥之罪

惡，慷慨激昂，情緒至為熱烈。黃昏時，聞有土匪騷聚、意圖蠢動，我軍派隊追擊，將之驅散，並奪獲機關槍、迫擊砲及馬匹等，惟士兵中亦有數十名受傷，此股匪徒堪稱兇悍。晚上副軍長從後方到來。

十四日上午九時，出發向西溝頭前進，沿途見婦人無一不是小脚，走起路來，搖搖欲墜，此惡劣習俗之犧牲者，可笑亦復可憐。行軍途中，見有我方飛機一架，凌空而來，各人均甚感興奮，蓋在當時，飛機尚屬少見也，我與本科工作同人，為便利沿途宣傳起見，先軍部而行。不料抵齊村時，我們進城宣傳，花了不少時間，迨後即趕不上軍部，以至失途，乃跟隨十二師運輸隊前進，繞道而行，反多走了二三十里。沿途看見不少鄉民門前牆貼着「看君王正月，祝天子萬年」之門聯。及「恩承北闕」的橫額，斯時已民國十七年矣。皇帝早已被推翻，而民間猶有此怪現象，北方人民，在軍閥統治下，其風氣之蔽塞，思想之頑固，以視南方新思想之澎湃，革命潮流之高漲，誠不可同日而語矣。迨我軍到後，不僅軍紀良好，甚得人民之歡迎，經政訓處多方面之宣

導，人民無不耳目一新，如大夢之初覺。於是鄉民都跑到路邊，擺賣食物，便利我軍之採購，笑臉相迎。是晚宿西石溝，我因南北方言關係，雖勉可通話，究有隔膜，乃在此招請本地小學教師為宣傳員，藉利宣傳。並更易與一般鄉民接近，以增強口頭宣傳之效。

十五日上午八時由西石溝出發，經西曲柏等地前進。行至官路口，見有敵軍飛機來襲，向我們行進中之輜重隊拋擲炸彈數枚，無一命中，故未傷一人，敵機投彈後，向東方逸去。沿途均有鄉民出賣食物，饅頭、雞蛋、蕃薯都有得賣，我肚饑時，常喜買蕃薯裹腹，以其甘香可口，價亦便宜。是晚在官橋宿營，將到官橋時，見有許多驢子出租，我與伍科員為好奇心驅使，各租一頭，試騎代步，驢步雖慢，但有耐性，又馴服，頗有趣，不久即到官橋，租費每頭毫洋一角，亦算便宜，惟在路上因天早風吹，泥塵沾面甚厚，到宿營地時，彼此相對幾不認識，此為南方所未有之現象。連洗三盆清水猶未還我廬山面目，泥塵之厚，可想而知。我們到時，因第九軍第三師已先我們而到，故此什麼貨物蔬菜都已賣完。我

們簡直買不到東西。此地離城三里，為薛國之養士處，孟嘗君之墓在焉，惟土人均不識字，詢之無有知者。是晚蔣總司令到此，密示機宜。

十六日午十二時向楊家樓前進。出發前因各官佐行李太多，天氣又已漸熱，各人乃清出一份不需要的行李棉被衣物等，由主任派伍科員運往臨城，轉運回後方，並囑伍科員即日趕回楊家樓。

十七日晨五時起牀，五時半早餐，六時出發向陳家樓前進。軍部到達陳家樓後，即聞疏落砲聲，蓋敵人以鐵甲車衝鋒，並包抄我左右翼。不久，左翼為我第九軍擊退；右翼因我方兵力單薄，以致導師二團，拒敵軍萬餘人。初稍退却，後由副軍長上前指揮，並增調一部份兵力加入作戰，即將敵軍打敗，俘敵師長一員。敵之鐵甲車三輛，已為我第九軍砲毀其一，餘二輛見勢不佳，即逃走，惟敵方仍不斷發砲來攻，整日砲聲隆隆不絕，砲彈多落在離軍部不到一里左右地方。大概是敵方掩護退却之故，是日提早於午後三時許晚餐，六時開始向藤城前進，途中頻聞步槍聲而密，晚間九時抵藤城，即宿營於此。因是日晚餐提早，故到藤城，即覺肚饑，但無其他食物可買，只得買得雞蛋十數枚，與科中工作同人分食，聊以果腹，此地距陳家樓約五六里，宿營之處，地方甚狹隘，整夜均聞密密的步槍聲及機關槍聲，間以砲聲。睡夢中時為砲聲驚醒。蓋外圍仍在作戰也。經徹夜戰鬥後，翌日凌晨，敵已遠颺。先頭部隊跟踪追擊。政訓處與軍部於晨六時由藤城出發，午抵太和，晚飯後，復由太和前進，約

行十餘里抵池頭集，沿途均無敵踪。下午有微雨，池頭集距界河約二十五里，距鄒縣約三十里，均為敵人主要營寨，以前所經各地之居民，均係住茅蓋泥屋，人煙稀少，滿目荒涼，至此大多是瓦蓋之房屋，居民亦較多，日前所經之地，均為平原，晴則沙塵蔽天，雨則泥濘沒脛，且旱多而雨少，田地多荒蕪。至此則山峯丘岳盡現目前，使耳目為之一新。夜間借宿於一家藥材舖，因昨晚無水洗脚，今晚得水洗了個乾淨，精神為之一爽，惟宿處臨街，市塵喧嘩，嘈雜，不得好好安睡，亦一苦事也。

袁州會師友軍雲集

十九日晨八時出發，向北宿前進。路經高莊、雙村等地，覺此處鄉村比較為人多，村大，過雙村時，見有郵政辦事處，有如行沙漠之見水源，喜慰可知。因數日來所過各處，均無郵便。故不欲放棄機會，急速寫信寄回南京，藉通消息。昨晚和今早，均下雨，泥濘滿地，步行極感不便，且沿途人民久受奉軍壓迫，見軍隊來，極為害怕，走避惟恐不及，蓋人民不知革命軍之異於軍閥之部隊也。其後見革命軍紀律良好，始敢稍稍出來賣物。下午五時抵北宿，即在此宿營。以前所經各地人民貧苦非常，多數吃樹葉及生草，維持生命，常數十里無一識字者，殊堪浩嘆。北宿屬鄒縣，即古之鄒邑，孟子之故鄉，一般看來，此地人民似無日前所經各地人民之貧苦，但文化亦極落後，名賢之故鄉，落得如此地步，寧不令人惋惜。前方已攻下鄒縣。此地本為敵方主要

營寨，敵人聞風遁逃，毫無鬪志，足見革命軍吊民伐罪，理直氣壯，所向無敵，正義之力量使然也。晚間接到前方報告，袁州敵人已敗退。我軍將士聞此消息，多不高興，認為跑了十多天路，未嘗和敵人打個痛快，真沒意思，可見我軍士氣旺盛之一般矣。翌日晨九時，續向袁州出發，我們政訓處同人先軍部而行，沿途分別與鄉民談話，藉作宣傳。到袁州時，知我各路友軍，如第一軍，第九軍，和西北軍馮玉祥部騎兵團，均已會合於此。我軍繞城四鄉宿營。四軍軍部與政訓處則駐紮於五里庄，因其距城五里而得名，袁州為九州之一，城市頗大，津浦路經其東北，由北宿至此約五十里，途經大東、張樊二庄及馬青等地。鄉村頗大，似亦較前富庶。至袁州時，城門關閉着，經叫喚後，始開城門，城內有英人居住之洋房數幢，店舖均半掩其門。惟各店舖多懸青天白日旗，表示歡迎。予等週覽城中名勝古塔及少陵臺等處風景，走馬看花，僅見其概略而已。城中有郵電機構之設置。予一面電總政訓處請發宣傳品應用，一面命令司書多寫標語在城內外張貼，同時寫了兩張明信片，一寄在粵之慈親與弟弟，一寄南京給內子，此為予出發後第一次寄家書。馮軍與其他友軍，服裝標誌，稍有不同，將士軍衣上均綴有一塊小布，上書：「為取銷不平等條約而戰。」字樣；馬隊則均負大刀，頭上所戴之帽與友軍不同。

晚上接到通知，因糧食不繼，明日在此休息，乃即計畫於明日(二十一日)在袁州城開軍民聯歡會。二十一日早飯後，我即帶領宣傳科人員，

入城佈置一切。正忙於準備開會時，忽見傳令兵跑來報告，謂奉到軍部通知，定於下午一時出發前方。事出匆促，祇得停開軍民聯歡會。將所印備之各種宣傳品，分散與各店舖住戶，返回駐所，休息一會，提早吃午飯，趕在下午二時前啓程。到白家店宿營。其地距五里庄約二十里，位於津浦路右側，約十丈之處。在宣傳科住室內見貼有從前縣長及直魯軍徵收民間供給糧食及軍餉之條子頗多，知此屋實為一劣紳住宅，足證軍閥及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勾結剝削人民，無微不至也。沿途見行人較前為多，蓋人民見我軍無軌外行動，轉驚為喜，不再躲藏矣。偶亦見有火車頭由北而來者兩次，每次一輛，逆料我軍前鋒已奪得大站也。

二十二日早七時，從白家店出發到閩家樓（高吳橋）宿營。距白家店約三十餘里。上午十一時抵達高吳橋，我軍昨晚繳敵槍數百枝，有機槍，山砲數尊，迫擊砲十餘尊。交戰約一二小時，敵即敗退，斃敵旅長一員，俘獲少將參謀、參議各一員。下午奉到軍委會政訓處轉來總司令電諭，凡涉及日本的標語，均不得張貼，可見對日關係又在緊張矣。

戰地軍書締造姻緣

午間二十五師政訓處關主任來報告該處工作情形，並商討今後工作計畫，旁及該師某營長之艷遇，頗覺有趣。事緣該師某營長在閩家樓宿營時，住於一鄉民家，該營長寫命令時，鄉民之女在旁探看，遂生愛慕之念，與營長談話甚歡，旋

乃請其父向營長詢有無妻室。營長答以尚未結婚，且表示對女亦極具好感。兩人一見鍾情，兩心相許，女身香氣襲人，遂訂鴛盟，營長即交一百元與女，作為訂金，俟戰事結束結婚，有情人終成眷屬。女父允為營長作偵探，隨營前進。是亦革命戰場中之奇聞艷史、行軍中之佳話也。

高吳橋有郵政，予作書寄南京，惟市上店舖均空空如也，無物可賣，偶有農產品如鷄隻等，價格甚為昂貴。據說：以前每隻鷄祇售二角，現則漲至一元一隻。因空氣異常乾燥，予往購清補涼藥材煲湯作飲料，以資清潤，詎知買一服清補涼藥，把小藥店之貨底都買完了，傾全店所有，勉得一服，還是很舊的存餘。其缺貨之情可知。據鄉人說：因近年天旱，已三年沒有小麥收成了。真慘！無怪十室九空，餓殍載道。

據報敵人已從濟寧敗退，二十三日早八時由閩家樓出發，經寧陽縣城到毛家村宿營。這幾天領來的軍米，非常粗糙。而且米中雜有很多穀及稗子，幾食不下咽，以至每餐均食不飽。抵寧陽縣城時，腹饑甚，但無什麼食物可買，只在一家店子買得粗麵條數小札，即就該店煮食，以資果腹。我們每次行軍，均派定宣傳人員及勤務兵，隨打前站者先行，沿途張貼標語，故所經各村庄，均可見到紅綠色紙之標語，貼在通路兩旁。泰州以上風景頗佳。各村庄多係獨院式茅屋，四週樹木森森，外繞以泥土圍牆，亦頗具規模，而有雅趣。圍牆經我們貼上紅綠色標語，尤覺別饒風味。

馬莊略具現代化景象；二十四日早七時從毛

家村出發向馬莊前進，行軍遇大風，沙塵滿天飛揚，步行非常不便。沿途復見許多鄉人採摘樹葉來吃，真有人問何世之感。山東常遭旱災，故各鄉村多掘井，以水車取水使用。井很深，淺則無水源，水深必須長繩索才能汲取，所謂汲深梗短，至此方知其真實意義。水車式樣甚多，而以鐵機較為新穎，下午三時餘抵馬莊，此地距毛家村約六十里。有小學六所、耶穌教堂及耶穌學校各一，其中有一小學為男女同校者，為入山東境以來所首見，但亦有小學教員尚有辮子。而女子中亦有短髮、天足、穿時髦服裝、戴眼鏡者，中西並立，新舊雜陳，綴成一幅奇怪圖形，然總算在封建意識極濃厚之地區，顯出現代化景象之雛形矣，誠屬可貴。此莊甚大，約有男女居民萬餘人。政訓處住和平小學校內，我們得便經常與小學教員談話，作個別之宣傳。並教其唱國民革命歌。本定明早出發，後因糧食未到，繼續在此休息一日。我們立即召集父老、校董、鄉長、地保、村長及各校校長教員等，籌備開軍民聯歡會，決定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在和平小學前空地開會，屆時到會者有二百餘人，由予任主席，有本地教員及七十六團擔架排長擔任演說，聽眾頗受感動，熱烈高呼：「打倒軍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革命萬歲！」口號。晚上予往一教徒鄭某家探訪，據說張宗昌之部下，亦常說如果張能打勝仗，真是沒有天理云云。足見公道自在人心。據探報泰安敵人甚少，預備退守界首云。下午本地鄉民已紛紛携物來賣，樂與革命軍交易。

軍閥督促種植鴉片

二十七日晨八時從馬莊出發，經大西牛到王士店宿營。此地距馬莊約三十里。午十二時即抵達大西牛附近之山上，見有敵軍構築之工事，因我們傍山行，看得很清楚。敵軍本想憑工事固守，後又放棄，在王士店見牆壁上貼有在軍閥統治下時泰安縣署督種鴉片之佈告，深為詫異，茲摘錄原文如下：「爲佈告事照得種煙要政迭奉憲嚴令督種以裕國富民：：：茲奉上憲嚴令劃分區域種植以天然水地之地爲上等田每十畝須種一畝次之每二十畝種一畝下等田每五十畝種一畝：：：恐爾農民不知種煙方法及利源所在特委各區區長爲督種員各村村長爲勸種員各里里長爲催種員除頒發種煙方法以廣種植外特佈告：：：苛政猛於虎，此種毒害人民之鴉片，禁之惟恐不速，今乃倒行逆施，以堂堂佈告督令種植，讀之令人髮指。王士店屬泰安縣治，附近多山，泰山在望，隱約可見，此地人民貧苦異常，多食樹葉充飢。由馬莊啓行約十里左右，有一村落任在通道牆壁上貼有一張小紙條，上書：「第四軍軍長繆培南副軍長薛岳是人民之救星，：：：第四軍是堯舜軍：：：」等字句，雖屬半通不通，亦足見人民對第四軍之觀感，以視泰安縣署種煙之佈告，使人感慨萬千。王士店距界首不遠，離前線約十餘里即爲敵陣地，敵人屯兵於此，刁斗森嚴，戰事一觸即發。因氣候乾燥，沿途均須飲涼茶，否則鼻孔會流血。二十八日出發至距王士店六里之鷄鳴庄宿營，附近皆山，敵軍即利用地形居高臨下，屯重兵

於此，擬與我軍決戰。我軍原定本晚七時開始向敵軍進攻，但整夜均未聞槍聲，想是我軍尚未有所行動也。其後始知我軍因敵軍在界首山上，築有數道防線，居高臨下，屯有重兵，我若仰攻，損失必大。乃於夜間召集各團營長商議進攻戰術，議論紛紛。商討多時，始決定以奇兵偷襲方法，乘黑夜以三營兵力，偷越敵方步哨，以一營人繞道上山，必須在拂曉前在敵後高峰，樹起青天白日旗後，向下衝擊。其餘二營，由前面衝上，前後夾攻，如此突如其來，敵人不知我軍人數多少，必惶恐潰退。後來果如所料，遂奏奇功。

第四軍軍風紀良好，行軍時向不強拉挑伏，其僱用挑伏辦法亦頗合理，通常均係僱募一站，由此站至另一站，即將前站挑伏放還，另行僱用。除非自願，決不強其繼續工作。惟山東人向係食粗粝的，未嘗食過大米飯，見有大米飯食，非常高興。每個挑伏，每餐均可食十餘碗，一人兼數人之食量，因此天天都開不餓，使廚子頗覺爲難，因軍中糧食分配，有一定數量。二十九日拂曉先鋒部隊，依照上級決定辦法，配合偷襲部隊，向界首進攻。敵人後退山上，見樹上有青天白日旗，我軍前後夾攻，驚惶不已，狼狽潰退。晨九時，即將界首攻下，俘敵數千人，（其中有一旅長，一營長）步槍無算，大砲七十餘尊，水旱機槍均有，馬匹數十。我軍乘勝追擊前進，軍部政訓處隨到，在界首車站休息，張總指揮發奎、繆軍長、薛副軍長暨軍部高級將領同坐在車站貨倉旁板凳上小憩，予與其他官長五六人則在車站門前併排站立閒談，有一士兵在我們前面不遠

玩弄手榴彈，不慎失手拋在地上爆炸，突聞轟然一聲，大家均疑是敵機偷襲。站在我左右團營長兩人手足均被炸傷，該玩弄手榴彈之士兵本人亦受傷，均爲擔架兵抬去醫治。我則爲爆炸所揚起之泥塵沾滿面，却未受傷，即離開現場到軍部長官休息處。總指揮問我發生何事，我告以經過後，總指揮隨即站起身說，我們走罷，不要在此休息了，各人乃跟着前行。斯時我軍尚在前面追擊敵人，聞槍砲聲甚密。我們步行約十餘分鐘。忽又聞隆隆巨響。回望車站看見濃煙蔽空，屋瓦齊飛。着人探視，知是我們離開車站後，有一小兵騎着俘得敵軍大馬押着一羣俘虜，向車站行來，至貨倉邊，馬蹄觸着地雷線，引發敵方所埋下之巨型地雷爆炸，結果兩座貨倉及車站全毀，我方士兵與俘虜亦死傷不少，斷肢殘軀，佈滿地面，慘不忍睹，誠屬不幸。除飭有關部門料理外，我們仍跟着軍部追擊前進。至岳城鋪宿營，敵人以鐵甲車掩護退却，並砲轟我宿營地附近，徹夜不停。此地距鷄鳴庄約五十里，沿途沒有食物出賣。人民均呼大老爺，早來救我們呀！真如大旱之望雲霓。晚間傾盆大雨，民衆歡喜欲狂，蓋已久旱未下雨，今得此，咸認爲是革命軍帶給人民之幸運，天與人歸也。

繆軍長有先見之明

三十日晨九時出發向大劉莊攻擊前進，軍部進至土門時有很多部隊休息於此。因敵軍鐵甲車尚在前面掩護其部隊退却，直至我方鐵甲車開到，將敵之鐵甲車擊退，我方部隊始能繼續前進。

敵軍見我軍來，稍作交綏即敗退。是役我鐵甲車亦被擊傷兩處，開回後方修理。晚間宿大劉莊。當時敵軍尚盤據大劉莊以南地區，我軍驍勇善戰，所向無敵，果於黃昏前即把敵人擊敗，並追過大劉莊以北數十里。大劉莊距長城鋪約六十五里，奇怪的是，此莊名大劉，却是莊內並無姓劉的。是日天陰濃霧，敵機未能前來騷擾，可謂得天之助。但沿途均無賣食物的，肚雖飢，無法得食，直至傍晚始得飯吃，亦一苦事也。

五月一日軍部於凌晨五時出發，我們因吃飯過遲，趕不上一同啓行，在後追趕不久，即在崑山遇到軍部人馬，始悉因前頭部隊太多，不能前進，只得在此休息。崑山全山皆石，僅有疏落林木長於其間，山頂有一小築，狀類寺院，遙望之，頗有雅趣。沿途人民對我軍甚禮敬，嘗對我們說：「你們早點來，我們的東西就不致給奉軍搶光了！」可是一般人民都不會稱我軍為革命軍，祇稱我軍為南軍，意即南方軍隊也。沿途兩旁的鄉村及店戶均插有歡迎小旗，鄉民並紛紛爭送茶水以飲我軍。行軍雖苦，得人民如此照顧，精神上亦覺愉快。晚間我們本來預定在辛莊宿營，迨我們到辛莊時，辛莊兵房，幾全部都不敢和敵人打仗，專在我們後頭看見打勝仗，就來冒功的軍隊，漏夜趕先去佔住了。我們一行隨軍部由繆軍長帶領進入辛莊兵房大門時，打前站的士兵向繆將軍報告，祇有少數房間，未讓友軍進駐，恐不敷用。繆軍長進入一看，即叫大家退出，不要住這個地方，另覓住處。他說：「這樣好的地方，敵人不會便宜我們的，快走罷。」本來我們可以

到濟南城去的，因為接奉總指揮電諭：部隊不要進城。於是我們就回到辛莊附近之小楊家莊宿營，（此莊亦無姓楊者。）此地距濟南十五里，距大劉莊六十里，當日仍是天陰，午後一時會下暴雨十餘分鐘，即放晴，大風吹得沙塵滿面。我無風塵眼鏡，殊覺其苦。晚間我宣傳科同仁宿一鄉長家，內有園庭，玫瑰盛開，美觀奪目。為行軍來第二次最舒適之住處。（第一次為棗莊）張宗昌在辛莊建有兩座兵房，每座都能住四萬人左右

，規模宏大壯觀，為濟南外圍之重要軍事據點，平時駐紮白俄軍隊，以保衛濟南。辛莊沒有俄國菜館及澡堂，以供應白俄兵之需要。沿途鄉村均被直魯軍搶光了，他們用刺刀把門戶撬開，什麼都要，因此直魯軍所過之處，十室九空，所以人民走到山上避難的非常之多。傍晚辛莊兵房為敵人所預埋之地雷爆炸。駐在兵房之方振武部隊死傷頗多，我們聽到隆隆巨響，遙望濃煙蔽天，探知是兵房地雷爆炸，深佩繆軍長審慎而有先見之明。敵軍自界首敗後，潰退甚速。辛莊、濟南亦已放棄，向北逃走。前面已無敵踪，因此明日不出發，在此候命。晚上我通知宣傳科全體工作人員，明早赴濟南城工作。買白布、墨汁，寫白布標語四十五張，在城門內外及各街道懸掛。同時向城內各店戶散發宣傳品，城內舖戶因遭張宗昌士兵撤退時搶掠，現猶有餘恐，多半未敢開門，各種貨物多寄存貨倉，即使開門並無甚貨物可賣。飲食館啓市的亦甚少，我們走了幾條街，才找到一間叫會海樓的番菜館，解決了早餐，公司菜每客一元，在當時可算是貴的了。飯後，到市黨

部工作，直至下午七時吃過晚飯始回宿營處，在濟南時經與各社團決定於五月四日開軍民聯歡會，籌備處設於市黨部內。因市黨部昨始由地下工作轉為公開，工作特別忙碌。我因這兩日來在路上找不到茶喝，飲了些生水，晚間覺肚痛作疴，頗感不適，後來飲了一瓶濟衆水，比較好些，提早上床休息。

五三慘案日軍肆虐

五月三日日本軍已被指定為總預備隊，在濟南附近駐紮。今日仍住原處，早餐後，我們即入城工作，擬與各社團籌備明日聯歡會各事項，尚未抵達市黨部，迎面遇到清早入城之科員張霞飛，叫我們急速出城，不可再在城內逗留。因城西商埠，日本軍正在捕殺革命軍人云云。我因不明真相，乃急赴市黨部打聽消息。始知今晨有方振武部隊入城，與日軍發生衝突。蓋日軍與北方軍間狼狽為奸，早有意阻撓革命軍北進。常欲藉端滋事，現得此機會，即迅速將事體擴大，炮轟我軍。並用卡車馳騁城內，捕捉在城內之我軍事人員。事出突然，聞我軍事人員走避不及者被捕不少。均被拘禁於商埠日軍營之地下室。稍後並用鐵甲車向鐵路兩旁發炮，盲目轟擊，我覺情勢如此，當難在城內工作，乃囑各工作人員，各個散開，化裝為平民，自行設法出城。我個人亦換穿平民衣服，找得一部黃包車，請其幫助我離城。該車夫聽我說話的口音，及端詳我一會，笑說：「我知老總（山東人尊稱人為老總）是南方革命軍人，你們來把張宗昌趕走，救了山東老百姓，我

無論如何，必盡力帶你出城。」我不欲與他多說，催他帶我出城。他把我拉到一處城脚，將車停好，帶我在那裏爬過城牆，走到城外，並指示我走向小楊家莊的道路，我很感謝他的盛意，掏出一把錢銀給他，以為酬勞。豈料他堅不肯要。並說：「你們革命軍冒着生命危險，趕走軍閥，拯救人民，我們感激之不暇，幫助你們脫離險境，是我們應做之事，何敢受酬。」云云。義俠之言行，使人感動。回抵住處後，晚間仍聞槍炮聲不絕於耳。旋奉上級通令明日不許入城，惟至晚本科仍有鄭、黃兩科員尚未回來。我甚為掛念，恐他們或遭不測。迨至深夜，他倆始繞道脫險歸來，余始釋懷。據鄭、黃兩人報告在路上曾遇到軍部一被擄逃出之勤務兵說：當他被押禁在地窖時看見另一地窖有很多直魯軍部隊隱藏在那裏，日人之包藏禍心，於此可見。我政府為完成北伐大計，統一中國，不惜對日方委曲求全，故令前方部隊不許進城，並須後撤，以避免衝突。並派交涉員蔡公時赴濟南與日軍談判。不料日方惟恐事體平息，不能藉口破壞我北伐大計，乃不惜遲其極端野蠻手段，破壞國際外交法例，竟殘殺我交涉員蔡公時，將之割耳、斷舌、挖眼，致其慘死，以圖激起我方憤怒，遂其擴大衝突之陰謀。但我方洞悉其奸謀，乃忍痛受辱，此即世人所謂五三慘案經過之大略也。日人對我的兇殘橫暴，予我國之奇耻大辱，使我國人永難忘懷。五月四日不能進城，仍駐小楊家莊料理公事及幫同伍科員沖洗沿途所攝照片。下午四時奉令於五時出發，退回土門宿營。小楊家莊距土門有九十餘里。適

是日南風極烈，而吹來沙塵撲面，幾不能張眼，甚覺難堪。行至午夜一點多鐘始達目的地，幸是夜適為陰曆十五，月光甚亮，故可不燭而行。五月五日晨二時又奉令於拂曉六時向界首進發。天氣甚熱，此次回師原因甚為秘密，言人人殊，有謂因日本搗亂而變更計畫者，有謂因後方有事者，真相一時未得明瞭。界首距土門約五十里，六時出發，十二時到達，即宿營於此。一三九各友軍亦同時奉命向泰安等地開拔。日前到濟南時，本擬在濟南理髮洗澡，但入城第一日因工作過忙，後因日軍搗亂，卒未果如願，今到此較便，始得機洗澡，髮則已有月餘未理矣！在界首休息四日，除督促各科員整理公務，及將已沖洗好之照片寄回後方，作宣傳資料外，頗能偷得半日閒，但軍事情形，仍未了了，我軍將向何處開拔，亦未知悉。聞濟南城日軍仍繼續開槍禁止我商民通過商埠，且陸續增兵濟南云。各人聞之，甚為憤慨。弱國之民誠難做也。六日接軍部送來佈告一大摺，除交由總務科分別轉發各師政訓處外，並派員在附近各處張貼，乘得閒時，寫了幾封信，寄給後方親友，以通消息。八日領得款項，清發了員工四月份的薪餉，在後方印製之宣傳品，仍未運到，聞已運至大窪口，因無車輸送，暫難運來云。偶檢閱戴著之「青年之路」一書。頗有存疑及不敢苟同之點。今晚得食行軍以來從未食過之上白米飯，同人甚為高興，食量頓增。

九日早上還未奉到出發命令，各人以爲不出發，宣傳科除本人外，均往泰安買物，不料十時即奉令於十二時向肥城前進。余一面遣勤務兵趕去泰安通知各人向肥城出發，一面督令勤務兵收拾各人行李，即先隨軍部前往。下午八時餘抵步。兩地相距約七十里，行得甚覺疲倦。到午夜十二時左右，去泰安購物之人羣，已先後趕來了。聞日寇於黑夜曾襲董家莊云。十日早本已預備出發，後又奉命在此休息候命，肥城為左丘明故鄉，產桃甚著名，果實大如小拳，皮薄而白，肉爽滑含水份甚豐。比之江南水蜜桃不稍遜也。余與數工作同人乘暇瀏覽城內各處：如關公廟、孔子廟等古建築物，城東北有一鸞臺，相傳古時曾有鳳鳥至此棲息，故築臺以祀之。又有風雨竹亭，傳係關雲長因訪兄過此遇風雨休息時，曾刻竹數株，後人為之建亭以紀念云。山東各地人民對關雲長均甚崇敬，家家都恭奉其神位。鄉人無論識字與不識字，均能源源本本講述關公故事甚詳，可謂為奇蹟，亦可見義薄雲天之關公受人愛戴之深矣。肥城東西兩門均關閉，不明其故，詢之土人，謂城東有蠛子山，如開東門，則蠛子均將入城，為害不淺。西門外有桃花山，有桃洞七十二，洞裏有桃妖精，如開西門，則洞裏妖精均將入城作怪。並謂全城無一深堂，如開深堂，妖怪亦將紛紛來洗澡，屢試不爽，故無人敢開深堂云云。月前政府為避免對日情勢惡化，曾禁止張貼反日標語。自五三濟南事件發生後，日軍在濟南擄我官兵，殺我外交涉員，且不斷增兵濟南，得寸進尺，橫蠻已極。國人憤恨難平，政府恐長此隱忍，影響民心士氣，乃又下令製貼反日標語，實非得已也。此後宣揚國民革命意義與反日宣傳，同為一時宣傳的重點了！